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冊

王雲五主編

韓非子集解

(二)

王先謙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韓非子集解

(二)

王先慎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韓非子集解

卷五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先慎曰：乾道本內困作右仗，虛改。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器下當有脫字。句絕。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先慎曰：露當作誘，誘也。呂氏春秋不風篇：士民罷露。用時口事鬼神，信卜策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不以衆言參驗。○先慎曰：乾道本不以衆言，顧廣圻云：今本下以字作不。先慎案：謂衆言得失，今據虛校改。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先慎曰：八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緩心而無成。圻云：藏本今本無而作而無，今據乙。采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先慎曰：乾道本無淫下有刑字。顧廣圻云：淫淫辭也。見本書存韓篇。又呂氏春秋審應覽有淫辭義同，皆可證也。別本於此淫下妄加刑字，乃誤之甚者。凡別本異同大率類此，故略不復載。先慎案：訓淫爲淫辭，已嫌添設，且與下言辯說無別。顧說非也。喜淫利與下好辯說對文，不當少一字。今依凌本增。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很藏本作倨。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

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聞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顧廣圻曰：每有誤，俞樾曰：民下脫不字，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下。兩文相對，民所不信，下所不能，而人主弗能廢，故曰可亡也。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顧廣圻曰：藏本怯懦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廣圻曰：知有謂可四字爲一句，出君在外而國更置。云：藏本今本國下有更字，今據補。實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揅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顧廣圻曰：民當作人，逆當作近接。此言近刑人也。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先慎曰：習字疑誤，未詳所當作。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作私，誤按。簡行而貴公者，韓子之家法也。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盧文弨曰：一本倒。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先慎曰：楚語：臣能自壽也。注：壽保也。主數卽世，○先慎曰：數，音色各反。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

亡也。變編而心急。○先慎曰：拾神變作歸，虛文昭云：一作擊，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變作偏，誤。按當作擊，易文言傳由辭之不早辭也。釋文：辯，誤。文心部辨：一曰急也。是與編同義。作變者，聲近假借也。變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丁音云：辨本作變，皆其例矣。輕疾而易動發。○顧廣圻曰：心，悄忿而不營前後者可亡也。○顧廣圻曰：心當作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先慎曰：乾道本教，藏本今本無。○顧廣圻曰：必，先慎曰：皆量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先慎曰：乾道本教，欲字今據刪。貴臣和妬。○虛文昭曰：臣，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先慎曰：八姦篇云：何謂父兄曰：側室，即君之父兄行也。○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先慎曰：乾道本怒作怨，顧廣圻改。○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世下有紕字，按世下脫字，未詳其所當作。○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未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先慎曰：親，親誼爲新。○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

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侈。○先慎曰：張榜本。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堵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先慎曰：趙本。禮記樂記：傲僻也。小人放聲，古本作教，通作傲。釋文云：藏本作憊，下發本多同。亡徵者，非曰必亡。○虛文昭曰：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先慎曰：下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王先謙曰：舉臣猶言衆。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先慎曰：能人，解見有度篇。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先慎曰：是守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先慎曰：是守也。一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幅湊用事。○先慎曰：乾道本用事作之，變改。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先慎曰：是又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先慎曰：乾道本羣臣下有直字，顯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直字，按直當作且。先慎案：無直字是今據刪。

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先慎曰壹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也與初見秦篇主謀義同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圜圜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先慎曰冷神止塞下旁註者止二字虛文邪云張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覷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意愾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先慎曰誤上下文並作骨肉之親即其證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顯廣折

權勢之人得爲民復除重役也。先慎曰：趙說非也。重字承權勢而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賈下云：下無重權，即其證。復除徭役則苦民歸心，故其權勢重也。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人臣。○先慎曰：下云偏，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虛文昭曰：釜，張本作鬲，下同。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先慎曰：乾道本今無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有於字，今據補。然守法之臣爲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先慎曰：乾道本上有然字，虛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人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顧廣圻曰：此十一字乃舊注誤入正文。乾道本以末也字作旁注，是其迹之未盡泯者。先慎曰：疑權勢下有脫文，校者因旁注也。字以完此句。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顧廣圻曰：當行任下在字。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先慎曰：衛瓘君貴謙，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先慎曰：是恐爲任者所制而反制於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顧廣圻曰：當衍而字以十二字爲一句。無道得小人之信矣。○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人作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先慎曰：意林非譽交爭，則主惑

亂矣。○先慎曰：意林無亂字。

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僞爲忠

禁三者，悖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

信，不得釋法而不禁。○王先謙曰：不以無心，此之謂明法。

人主有誘於事者。○先慎曰：舊連上，顧廣圻有鑒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曰：顧廣圻少

索資，以事誣主。○顧廣圻曰：少索資，逗以事誣主，句藏本同。今本少作必，誤。俞樾曰：誣字無義，疑誘字之

乃因而多之也。○王先謙曰：少索資，爲廉讓廣雅釋詁：誣，欺也。俞說非下，乃言誘也。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王先謙曰：多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

如是者，謂之誘。○顧廣圻曰：誘下，誘於事者，困於患者，必爲憂患所困。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

進言不信。○王先謙曰：下云，出大費而成，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盧文弨曰：不上脫夫字，凌本有

有功者必賞，當作事雖有功，不賞先慎曰：顧說是，下云，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悖主，主道者，爲主之道，使

事雖有功，必伏其罪，即其證，凌本不審而妄改，不可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悖主，主道者，爲主之道，使

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先慎曰：人主之患在於任臣，然以

之人，皆得而任之，故謂之任下。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

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王先謙曰：二勢者，主拒諫，臣緘默，兩有必然之勢。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

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有必言之責。○先慎曰：乾道本有必作必有，盧文弨云：必有

據，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

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先慎曰：依上下文，端下有末字。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袁作責，誤。王先謙曰：明其欲者，率下之意同。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王先謙曰：明其欲者，率下之意同。有爲之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下有意字，誤。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先慎曰：舊述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

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先慎曰：郭偃墨子所染，篇作高偃，高與郭一聲之轉。左傳作卜偃，章杜注：晉學卜大夫。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

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

雖拂於民心。○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心作必，掩拂於民心，與上適民心相對。唯乾道本爲顧氏知拂民心與適民心相對而不誤。先慎曰：乾道本必字，藏本脫心字耳。當作拂於民心，必立其治，

知必立其治與嚴必行之又相承也。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戈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

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先慎曰：管仲下當有之字，與上句相對。是以愚瞽竄墮之民，多不可曉。○盧文弨曰：以下

顧氏先慎曰：乾道本愚作遇，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愚作遇，誤。今據改。苦小費而忘大利也。○顧廣圻曰：還故姦虎受阿謗，廣圻

顧氏先慎曰：乾道本愚作遇，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愚作遇，誤。今據改。

句而輒小變而失長便。○顧廣圻曰：這按，輒字有誤，未詳所當作。故鄒賈非載旅。○顧廣圻曰：句狎習於亂而容於治。○顧廣圻曰：這故鄭人不能歸。○顧廣圻曰：句絕按，此皆未詳，自上文說在尚君云云以下，句例全與本書內諸說七衛六微外諸說左下，以縣人貢縣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當即歸人不能歸佚女。

節邪第十九

鑿龜數策，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策，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顧廣圻曰：史記趙世家：悼襄王三年，龐煇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即其事。詳見燕世家。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顧廣圻曰：未詳。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先慎曰：乾道本後下無尋字，王渭云：當衍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國亂節高。○顧廣圻曰：節作節，十過篇其行矜而意高。自以爲與秦提衡。○先慎曰：世家悼襄王四年，龐煇非他時之節也，即其節高之義。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策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先慎曰：政出二字互誤。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顧廣圻曰：世家九年，攻燕，取魏陽城，兵未罷，秦攻出。○顧廣圻曰：鄴拔之，又年表云：秦拔魏陽城，兵未罷，秦攻鄴。○顧廣圻曰：鄴拔之，又年表云：秦拔魏陽城，兵未罷，秦攻鄴。鄴盡矣。○顧廣圻曰：鄴盡矣。○顧廣圻曰：鄴盡矣。○顧廣圻曰：鄴盡矣。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有名。○顧廣圻曰：藏本今有不重。○顧廣圻曰：藏本今有不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顧廣圻曰：藏本今有不重。鄉攻盡陶衛，王事見有度篇。數年西鄉以失其國。○先慎曰：魏景湣王九年卒。○先慎曰：魏景湣王九年卒。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

字同漢書天文志作秦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先慎曰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
東也非數年在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先慎曰天文志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
戰不勝故曰龜策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

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
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先慎曰乾道本吳作晉顯廣圻云今本吾作吳按古吳二

王勾踐恃大明之龜與吳戰而不勝○先慎曰乾道本吳作晉顯廣圻云今本吾作吳按古吳二身臣入

官於吳○顯廣圻曰臣字當衍先慎曰趙本宦作官案作官者蓋以越語吳范蠡入官於吳又云越王之

霸也○不獨宜是其證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

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顯廣圻曰二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

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先慎曰乾道本魏作魏今據藏本今本改王渭云戰

按魏策四又云伐韓而韓亡鄭皆即其事實入楚者也○韓詳見吳師道補正今者韓國小而特大國主慢而聽秦○顯廣圻曰魏上此與上語不聽相

承爲文也○先慎曰魏說非也此正言韓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顯廣圻曰魏上此與上語不聽相

秦之弊玩下文自知不當以上文爲說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顯廣圻曰魏上此與上語不聽相

荆爲用也故曰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鄆齊攻任屋而削魏不足以存鄭

○顯廣圻曰以上皆有脫誤此荆攻魏削魏當爲不足以存許言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

國特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顧廣圻曰：則國雖小，還富。句絕。下文民雖
慎曰：國雖大，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
兵句說誤。大，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顧廣圻曰：此言賞罰無紀，則
其民也。九字爲一句，與上文民雖寡，強相對。自則國雖小至此，今皆失其讀也。○顧廣圻曰：此言賞罰無紀，則
國雖大，而兵必弱。所以然者，由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文義本甚分明，顧氏誤讀。○顧廣圻曰：此言賞罰無紀，則
國雖小，富。民雖寡，強。亦未安矣。先慎曰：前說是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
弱者二字，爲下說於義，亦未安矣。先慎曰：前說是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
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先慎曰：乾道本明上無以字。古作君。上君以
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先慎曰：乾道本主以作以。主，顧廣圻云：主
以此徒取，相對成文。乾道本誤倒耳。今據改。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儉幸。○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人。臣，主以是過予。臣
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先慎曰：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
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
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顧廣圻曰：十過篇無其友二
子反友者，呂覽權勸篇淮南人開訓高誘注豎小使也。左傳成十六年杜注豎穀陽反內豎正義云：鄭元云豎未冠之名，故杜以爲內豎也。友字當爲衍文。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
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
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
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顧廣圻曰：十過篇無與字。先
慎曰：與字當有。說見十過篇。罷師

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端故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

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先

乾道本不重教罪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教罪。今據補。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顧廣圻曰：從憲令行之時。

○顧廣圻曰：當行字。按下文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當燕之方明率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顧廣圻曰：及法慢三字爲一句。妄予二字爲一句。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

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顧廣圻曰：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

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

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

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盧文弨云：張凌本皆有下字。

下字。今據補。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

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盧文弨曰：之

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先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先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

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

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

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王先謙曰：單，盡也。言雖智能竭盡，而無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王潤曰：於下當有法知二字，故佚而有功。○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有作則，則廣圻云：今本佚上更有故字，則作有，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先慎曰：廣圻云：今本將作於今據改，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先慎曰：賞，讀爲償，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先慎曰：而巧說者用，謂請謁也。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顧廣圻曰：藏本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先慎曰：此下疑脫而見，殺對文，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顧廣圻曰：疾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王先謙曰：能用伊尹管仲是賢明之古人皆以幼制其君，使下易於干進，上難於行罰，然伊尹若者禁，藏本今本是下有者字，城有者字是也。四字爲句，君之立法曰：顧廣圻以爲是也。四字爲一句，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上君之立法句相對，以法屬上，今據補君之立法曰：顧廣圻以爲是也。四字爲一句，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上君之立法句相對，以法爲非者是邪。○盧文弨曰：考字衍，顧廣圻曰：以法爲非者五字句與上以爲是也句對，先慎曰：顧讀誤，不當以智曰：乾道本注，臣下二字作宜，公作功，盧文弨云：皆從凌本改，過法立智，是以智過法立智七字有。